



章如意著

少女日記

——青春三部曲之一——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1247.5
4874



青春三部曲之一

少女日記

章如意著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少女日記

青春三部曲之一

章如意著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六樓A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 K.

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鰂魚涌華廈工業大廈四樓B座

一九七七年七月初版

文/1008
總/1919

P.356 大K32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目 錄

一	一萬元失蹤之謎	1
二	新鮮的見解	24
三	抵抗他的進攻	33
四	遭禁閉了	48
五	失去自由的日子裏	77
六	「皇帝」的特赦	94
七	下落不明	107
八	一萬個不放心	135
九	墮入五里霧中	149
一〇	有了新消息	163
一一	兄妹之間	170
一二	濠江暗暗親人	180
一三	爲寄萍不平	190
一四	「錦囊妙計」	215
一五	枉費心機的佈局	226
一六	又投進了牢籠	240
一七	偷逃失敗了	256
一八	交換自由的條件	286
一九	離奇的綁票案	297
二〇	非走不可	315
二一	荒謬的喜宴	326
二二	不尋常的遺囑	329
二三	勾心鬥角	346
二四	揭開生活的新頁	352

— 一萬元失蹤之謎

×月×日

人家都說我喜歡笑。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不喜歡我的人，看見我笑，就會惡狠狠地說：「笑，笑，笑，有什麼好笑的？」好像我笑那麼一下，就得罪了他似的。像三姨太就是那樣的人。三姨太以及家裏所有不喜歡我的人都是那樣，只要我笑，就似乎是得罪了他們。

不過，喜歡我的人呢，看見我笑，就會說：「跟你在一起，最開心的了。」

媽媽有時見我笑也罵我，說我「吃飽無憂米」。不過，多半時候，媽媽見我從外邊回來，也總會笑瞇瞇地迎接我。

我往往問她：「媽媽，你笑什麼？」

她往往這樣回答：「是你笑嘛！」

我的同學和朋友們，有些也不大了解我，不明白我為什麼愛笑。有些人，還以為我的家庭很好呢。其實，我的家庭環境，誰聽了都會頭痛。到目前為止，最了解我，知道我為什麼常常笑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十一哥。在家裏他排行第十一，我排行第十四，他大我沒幾年。他有時會跟我說：「像你這樣，笑笑也好！」

十多天前，小茹的哥哥曉如曾經問我：「你住在哪裏？」

我笑說：「我居無定所。」

他以為我開玩笑，又問我：「你到底住在哪裏？」

我說：「如果你三天以內找我，我可以告訴你，我住在哪裏。但是，三天以後，我也不知道我會住在哪裏。」

「你要搬家麼？」他問。

我笑着搖搖頭。

「那麼，你要到外埠去？」他說得有點緊張。我却撲嗤地笑了起來。

他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說：「小茹還說你坦白哩。」

我說：「我說的句句都是真話，你怎能說我不坦白？」

真的，許多人都認為我很神祕。因為，他們有時問我：「你家境怎樣？」我說：「我很有錢，也很窮。」他們有時問我：「你家裏有多少人？」我會回答說：「有幾十人。不，只有三個人。」他們有時又問我：「你讀書還是做事？」我說：「我有時是日校學生，有時是夜校學生，有時是工廠女，有時是文員。我身兼百職。」

其實，我回答的話句句坦白，句句依據事實。但是，人家聽起來，不是說我神祕，就是說我不老實。唉！其實，有時坦白真難，比方說，我對曉如的印象並不壞，我並不打算瞞他什麼。如果他再問我的身世，我可以一五一十地全都講給他聽，我不覺得有什麼應該瞞人的地方。只是，世事有時就是那樣奇怪，你跟他說真話，他以為你開玩笑。

好容易抽點時間寫日記，却還是讓這樣那樣的事情打斷。媽媽的心一定很煩，叫我叫得像喊救命一樣。等我走到她跟前，她却麻木地不說什麼，揮手叫我走開。我知道，她是為我的事心煩。

×月×日

今天，接到小茹的來信。好長的一封信啊！寫滿了一張信紙。

小茹是我的好朋友，她去了加拿大學看護以後，我們就經常靠寫信來談心。但她這次信裏有一段話，叫我看了就想罵她。

小茹在信裏說：「你的笑容，在他心目中，是全世界少女中最美的笑容！」她所說的「他」，指的就是她哥哥曉如。

小茹這小鬼，我討厭她跟我說這句話。我認識曉如沒多久，小茹臨去加拿大前一個月左右，才正式介紹他給我認識。認識以後，我也從沒有單獨跟他來往過。倒是小茹走了以後，大約十多天前，在路上碰見過他一次，他約我去喝咖啡，談了大約半個鐘頭左右。此外，就是昨天。

噢，昨天，對他是不是隨便了一點？

噢，我討厭小茹信裏說的這句話。這句話使我心裏起了許多雜念，我非寫信罵她不可。

不過，她這句話也使我對曉如的友誼，多了幾分考慮。噢，我不要考慮這些。我不要，我目前的生活好不穩定啊！我的生活操縱在別人的手裏，我媽媽的生活也操縱在別人手裏，自己的生活不穩定，一切思想無從生根，一切判斷，也都沒了準則。我的天，我相信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像我那樣，過着那樣奇怪的生活的吧！

爲什麼我老想起昨天的事呢？昨天，曉如來找我的時候，我是把他當作普通朋友看待的呀！他倒是很熟絡的。他微笑問我：

「你又說你居無定所？」

我笑着說：「我沒有說謊呀！」

「你那天在咖啡室說，如果三天以後到這裏來找你，你就可能不在。現在，我是十天後來找你的，你不是還在這裏嗎？」他說着，微微側着頭看我。

我說：「我只是說我可能不在，我又沒說我一定不在。」

「就你一個人在家？」他又問。

「媽媽帶弟弟去看病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你家裏一共只有三個人，並不是有幾十個人那麼多呀？」

「你爲什麼硬說我家裏只有三個人？」

「你剛才說的。」

「我剛才只說我媽媽帶了弟弟去看病。」

「你這屋子，絕裝不下幾十個人。我妹妹信裏也說你家裏只有三個人。」

我也不知怎地，又撲嗤地笑了起來。我說：「我還忘了給你斟茶。你妹妹常常給你寫信的麼？」

「她懶得要命。老遠寄來一封信，有時，連一張信紙也寫不滿。」

「她寫給我的信倒是很長的，每次最少三張信紙。」

「那我真羨慕你了！」

媽媽從外面回來的時候，曉如正在滔滔不絕地說話。也許他問我問得太多，這也問，那也問，問得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便趕緊說說自己，彌補一下。但見媽媽回來之後，他又不好意思起來。這一來，他又像關了水喉似的，再也沒有一句話說出來。

我向媽媽介紹，說這是小茹的哥哥。聽見小茹的名字，媽媽便收起了詫異的眼光。不過，她還是免不了向曉如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

媽媽似乎很疲倦，不但疲倦，而且緊張、憂慮。這兩天，家庭糾紛本來已告一個段落；媽媽的心懷，也舒坦了好多，但不知媽媽剛才出去，又碰見了什麼意外。

媽媽打量了曉如幾眼之後，就把手裏那包中藥給了我，說：「快給弟弟煎藥去！」

「好！」我接過藥，就進了廚房。

本來，這時候，曉如應該告辭才對。可是，不知怎地，他還捨不得走。我打從廚房出來，看見他還直挺挺地坐着，這一來，我只好把他撇在一邊了，拿起熨斗，就熨起衣服來。

衣服堆滿一籬，男裝的、女裝的、西裝、唐裝、好料子、粗布全都有。他打量着我那籬衣服，沉默不語。似乎那籬裏有許多祕密。打量了半天，他終於又忍不住問：「你家人口的確很多，各式人等都有。這是怎麼回事？」說完這句話，他的臉微微發紅，大概又覺得自己問得不對了吧？

我爽朗地說：「接回來熨的。恤衫兩毛錢一件，西褲三毛，西裝一套一塊錢。……」

他恍然大悟，鬆了一口氣。剛巧這時媽媽又大聲叫我做這做那，他只好告辭。

媽媽老埋怨我寫日記、看小說。我們的經濟情況的確緊張，手停口停。我拿時間去看小說寫日記，錢就掙得少些。錢掙少了，買菜買米就傷腦筋。傷起腦筋來，媽媽的心頭便又矛盾起來。她就會眼紅紅地說：「秀珍，你還是回去做小姐吧，回到爸爸那邊去吧！」

其實，我自己的思想何嘗不矛盾呢？我倒不是爲了做不做小姐這個問題，而是爲了前途。

前途，這是兩個多麼抽象的字眼！前途，摸不着，看不見，想不明白。但是，一個人必須每日每時都考慮自己的前途。每日每時都要選擇一下：自己該這樣走呢，還是那樣走呢？

我羨慕那些對自己前途充滿信心的人，羨慕他們能拍拍胸膛，毫不猶豫地往前走。但是，我的前途，却一片渺茫。我希望有人帶領我前進，而且，不會帶我走錯路。然而，這個人會是誰呢？

剛才，夜已深了，三姨太突然坐着私家車來，和顏悅色，笑

容滿面，還拿了一萬塊錢來，跟媽媽說了好些委婉的話。

這樣的一萬塊錢，想下去，就叫人寒心。這一萬塊錢，是對媽媽的挑戰。

×月×日

前天晚上，媽媽沒上三姨太的當，堅決不肯收下那一萬塊錢。但三姨太却硬要把錢留下。臨走，她還說了一番什麼「自己人，不要見外」這一類的話。

媽媽不要那一萬塊錢是對的。儘管那筆錢可以解決目前很多困難。可是，目前困難解決了，以後的困難就會接踵而來了。三姨太怎會白白給我們錢呢？收了她的錢，以後你想不聽擺佈都不行了。

昨天，奉媽媽之命，我把那一萬塊錢送回去。臨出門，媽媽再三叮嚀，叫我小心，別把錢丟了。我說：「你以為我是小孩麼？」媽媽似乎還想說什麼，但却欲言又止，終於沒說出來。我知道媽媽想說什麼。媽媽始終不放心我單獨一個人回爸爸那邊。其實，我自己何嘗放心自己？

我是上午十點多鐘出門口的。我預料去到的時候，三姨太剛剛起來吃早餐，我預想把錢放在她早餐桌上就走。但是，一切預料都撲了空，阿彩告訴我三姨太不在。也許阿彩是奉了三姨太之命騙我的。要不然，為什麼三姨太的車子還在車房，司機也在車房外站着呢？而且，我進門的時候，明明問過花王阿勝。阿勝明明告訴過我，三姨太和老爺都在家。唉，我真是後悔，當時沒有硬闖進屋裏去。要是當時不管三七二十一，硬闖進去把錢交還給她，那麼，我晚上就不至於上那個大當了。我敢肯定，晚上的事，一定是三姨太有意安排的。一定是她這個狠毒的傢伙！噢，可惜

我沒有證據證明她搞鬼。唉，我太不夠機警了。我當時爲什麼那麼胡塗啊？現在一切都沒法挽救了，讓媽媽哭乾了眼淚也沒法挽救了。但是，可憐的媽媽啊！我不能讓你哭！

噢，媽媽回來了，媽媽從隔壁回來了，我得趕快放下筆。

現在夜已深了，我得偷偷起牀。現在，我得好好策劃一下，我下一步該怎樣對付。噢，日記本啊，你現在就是我唯一的好伴侶，我把一切事情，都坦白告訴你，你要好好替我設想一下，好好替我安排一下妙計。第一，我把丟了一萬塊錢的事，瞞着媽媽，這樣做到底對不對呢？我想，我沒錯吧？我怎能不瞞住她呢？不瞞她，她知道了會天天埋怨我，天天流淚，這對事情有什麼好處呢？唔，我想，我瞞着她是對的。

第二，我得好好地想清楚，這事到底是不是三姨太搞的鬼。唉，不用再想：一定是她，一定是她。昨天晚上，我去以前，我明明打電話找過她。她是知道我去的，雖然我沒說明是還錢給她。但是，以她那麼精明的人，怎會猜不到我是帶了一萬塊錢去的呢？她既然知道我去，她就會想出那麼一個詭計來。她叫人把我手提袋的錢偷去，使我沒錢還給她。她想得多妙。肯定是她搞出來的。只怪自己當時太不機警了。不過，現在，當已經上了，我怎麼辦呢？

即使拿了她一萬塊錢，已經是上她的當；現在，錢沒拿，還被她當作我們拿了，這就上了雙重的當。我把這一切，又都瞞着媽媽，這使我陷入重重苦惱中。不對，我應該把這一切告訴媽媽才是。媽媽和我一起應付這個局面。不，不能告訴媽媽。

我冥思苦想，想了一整夜，才想到一個應付的良策。我決定去找爸爸一趟，但是，想不通過三姨太，單獨見爸爸一面，這件事也不是輕易辦得到的呢！

媽媽老怪我失魂落魄，髮焦了人家一條西褲，要賠給人家，越窮越見鬼。她一點也不知道，這兩天，我的苦惱有海樣深，也難怪，她看見我整天笑口常開，又怎知道我心中的事呢？

今天曉如又來找我，我剛預備出門。我好不容易才打聽到一個單獨見爸爸的機會，我絕不能錯過，只好老實告訴他我有事。他却說順道送我一程。

曉如的個子真高，他的樣子一點也不像小茹。不過，我相信，他跟他妹妹一樣，都是誠實而規矩的人。

在巴士上，人很擠，我們沒什麼機會談話。我下車的時候，他也要下車，還問我去哪裏。我說：「我去找爸爸。」

他就說：「怎麼，你爸爸不是跟你們住在一起的麼？」

我說：「我爸爸那邊是大家庭，我們三個人是個小家庭。」

「噢，原來如此！」他恍然大悟地點點頭。「爲什麼，你們不跟爸爸住在一塊？」他真是無所不問。

「那邊的環境太複雜，不好相處。我爸爸是個脾氣古怪的老頭子。其他的人呢，有陰謀家、有白癡、有瘋子、有帶髮修行的居士、有留學生、有大廠家、有名流紳士、有吸毒的花花公子、有飛女、有三姑六婆。唉！說不完，各式各樣，那邊是一個小世界。」

「嘩！可是，爲什麼你那麼純潔？」他說着，望了我一下。

「我純潔？爲什麼你要說我純潔？」

「是我妹妹說的。」

「你妹妹很純潔，她不知道我複雜就是了。」

「我看你一點也不複雜。」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你很坦白，很爽朗，無憂無慮。」

「誰說我無憂無慮？我告訴你，我現在心裏頭呀，有一塊大

石頭壓着，悶得要死。」

「你問什麼？」他又追問起來。

我說：「好吧，就告訴你吧！因為我跟你妹妹是好朋友，所以也不怕告訴你。我呀，我丟了人家一萬塊錢，現在都不知怎麼辦才好？」我就是有這個毛病，怎樣也封不住自己的口。

他聽了我的話，似乎很詫異，頻頻說：「丟了一萬塊錢，你是怎丟的？」

我說：「跟你說說也好，你看不看偵探小說的？」

「你問這個幹什麼？」

「如果你看偵探小說，那麼，也許你能替我分析一下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好神祕呀！」

他抿着嘴笑了笑，不知笑我什麼。一會兒又說：「好，你說，我替你分析一下。」

我說：「那麼，你聽着，我拿一萬塊錢到人家家裏，我是預備把錢還給人家的，你明白麼？我的錢，是放在手提袋裏的，竟然丟失了。」

「那麼怎樣？」他似乎很奇怪，很急於聽我講下去。

「我把一萬塊錢放在手提袋裏，我就出門啦！一路上，我是很小心的。我上過巴士，不過在巴士上，我的手提袋一直放在自己面前，而且用手按着。我坐的位子旁邊又沒有人；那時候，巴士上的人不多，絕不會有人偷去的。」我說。

「你是什麼時候把它丟掉的呢？」他又問我。

「你聽我說下去，我下了車，我就一個人走。就是現在我們走的這條路。」說着，我用手指指馬路的路面。

「唔，那麼後來又怎樣？」

「後來，我到了人家家裏。我預備還錢。可是，那人却拖了

我進她的臥房去，看一些新買的衣料。我只看了一會兒，便走回客廳，因為我心裏頭惦着那一萬塊錢嘛！好了，我回到客廳，打開手提袋一看：所有鈔票都不翼而飛了。你說是不是把我急死呢？」

「你慢着，慢着！」他用手勢制止我往下說。他那神情，真有點像探長辦案似的。

他很認真替我分析起來。他問我：「你是說，你把手提袋隨便放在客廳裏，就離開客廳，走進人家的臥房？」

「我不是隨便放的。」我分辯說：「當時，我預備一去就還錢的。可是，那個人的嘴巴非常厲害的。她想討好你的時候，你恨她也好吧，你都很難當面拒絕她的好意的。」

「你，你先不要描寫那個人，我是想知道，你的手提袋是不是放在客廳？」

「是呀，那手提袋放在沙發上。我本來預備拿起手提袋，再跟她一起進臥房的。可是，她沒讓我拿，還說什麼『手提袋就放着行哪，客廳又沒有人，誰偷你的錢？』這樣，我一時大意，就沒堅持拿手提袋。我就跟她一起進了她的臥房。」

「唔，」他點了點頭說：「後來，你再出來，錢就不見了。」

「是呀！不過，我進她臥房沒多久，我記得，頂多五分鐘左右，再出來，錢就不見了。怎會那麼快？你想！」

「會不會是傭人偷去？」

「當時客廳裏什麼人也沒有。」

「可是，你不是進了她臥房五分鐘嗎？在這五分鐘裏頭，你怎知道沒人進過客廳？」他說着，嘴角露出一絲微笑，他似乎真的把自己當作一個聰明的偵探呢！

「我也是那麼懷疑。」我說：「可是後來，她也幫着我查問

傭人。查問的結果是：那五分鐘之內，不可能有人進過客廳。她硬說我的錢，一定是在巴士上丟的。」

「她查問傭人的時候，你在不在場？」他盯着我問，似乎他已經抓到了「破案」的關鍵，一派自信的神氣。

「唉！在的。不過，我不能再跟你說下去了，我到了。這裏就是，謝謝你送我一程。再見！」我說。

他擡頭望了望那一座像堡壘那麼堅固，那麼雄偉，那麼龐大的建築物，很是驚訝，訥訥地說：「你爸爸原來是個大富翁。」

我笑了笑說：「可是，我窮得很哩。」

就這樣，他說了聲「再見」，就依依不捨地走了。

我進了那座陰森森像堡壘似的家，找不着爸爸，只好又出來。找爸爸，有時就像見皇帝一樣艱難。

出門之後，我還看見曉如的背影，但我沒有追上去。他一定是在我的家附近徘徊了很久，要不然，不會走了這許久，才走了那麼短短一段路。我不想追上去，所以，只好把腳步放得非常慢。

我為什麼要避開他呢？我自己也不明白。

找不着爸爸，不知怎麼辦才好。我現在唯一害怕的是：三姨太突地又闖來找我媽媽，這一來，我丟了一萬塊錢的事，就要給說穿了。

那一萬塊錢，到底是不是三姨太整蠱我，派人從我手提袋中拿走的呢？我這樣的猜想，是不是冤枉了她呢？是不是真的被傭人偷了呢？如果傭人偷走了，三姨太為什麼包庇那些傭人呢？昨天，我為什麼不堅持要查工人房呢？不過，即使當時我去查，也未必查得出來。唉！也許我真的是在巴士上丟了也說不定，聽說，現在那些扒手是非常高明的。

唉！我還是把這事告訴媽媽好了。不能，不能，絕不能。

隔壁的阿芬病了，她媽媽四姑過來，問我有沒有工夫替他們熨襪子。我們答應了，她說要把工錢給我們，我們堅持不要。其實，像他們一家那樣，一家人通力合作，搞了那麼一個家庭式的織襪小工場。織襪、染襪、焗襪、熨襪、貼商標、發貨給街頭攤販，全都由一家包辦。這樣，一家人也可以餬口過日子。我和媽媽、弟弟三個人，勤懇一點，餬口總不成問題吧！不過，看他們一家人真是夠忙的。阿芬的臉，總是青青黃黃，沒有一點血色。我呢，靠從前那段當小姐的日子，吃了不少珍饈美味，現在底子也差不到哪裏去。唉！我寫這些幹什麼呢？總之，窮人的日子是難過的，窮苦窮苦嘛！窮字是和苦字連在一起的。

媽媽老問我，寫那麼多日記幹什麼。我說，我不知道，只是喜歡寫，寫了心裏就舒服。

其實，寫日記，似乎有這個好處，有些事情，亂七八糟一大堆，寫着，寫着，漸漸就有了頭緒，應付的辦法也有了。

×月×日

今天，曉如又來了，來的時候，媽媽正在客廳熨衣服。上次，曉如在媽媽面前是不大說話的。今天，不曉得他發了什麼神經，一進門就說：「我替你想了一個通宵，想出一個辦法，可以幫你分析一下，你那一萬塊錢是怎樣丟的，可能給什麼人偷掉。」

這不是糟糕了麼？我小心翼翼，瞞了媽媽好多天的事情，這一來，給曉如冒冒失失地爆了出來。但我怎能怪他呢？他怎知道我這事情是瞞着媽媽的呢？

媽媽聽見了曉如的話，就緊張了，狐疑地盯着我：「秀珍，究竟怎麼回事？那一萬塊錢，你把它弄丟啦？」

我懊喪地看着媽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曉如大概也知道闖了禍，發了呆似地站住，現在，他噤若寒蟬。

「秀珍，你說，你到底還了錢給三姨太沒有？秀珍，說呀！」媽媽緊張得什麼似的。

我只好把事情的經過，原原本本說出來。

媽媽聽了，先是焦急、痛心，繼而捶胸、搥熨衫板、哭泣。

弟弟在房間裏聽見了媽媽的哭聲，奔了出來，呆望着我們。

曉如見了這種情景，真是坐立不安，他走到我跟前，低聲說：「對不起！真是對不起！我不知道……」

「不關你的事，你用不着向我道歉。曉如，真的，我不怪你，其實，我也不應該瞞着媽媽。」

「秀珍，你為什麼一直瞞着我？」媽媽突然質問我，停止了哭泣。

「我，我沒別的，就怕你傷心，像現在這樣。」當時，我恐怕也是哭喪着臉說的。

「唉！這樣說來，三姨太她會不會當作我們已經拿了她這一萬塊錢？」媽媽又問。

「她不應該這樣想嘛！我的錢，明明是在她家裏丟掉的。不過，她後來硬說我的錢不會是在她那裏丟掉，而是在巴士上丟的。後來，又說我恐怕忘了把錢放在手提袋，錢可能留在家裏。」

「對啦，對啦，她就會耍這些花樣。」媽媽說完這句話，就望了曉如一眼。

我知道媽媽心裏當時怎樣想，曉如是外人，怎可以讓他知道我們這些家庭內幕呢？然而，曉如却不走，他似乎對一切有關我的事，都充滿了好奇。